

风物咏

春之笑靥

林红宾

早春时节，我回故乡住了几天，那感觉就如一只在海上长期颠簸的小船，回到了宁静的港湾。

故乡坐落在大山的怀抱之中，十分僻静，尤其夜阑人静时，不闻尘嚣，惟闻天籁。料峭的春风如同千万辆战车从树梢上、屋顶上呼啸而过，这是春天嘹亮的进行曲。天将拂晓，耳畔又传来归雁嘎勾嘎勾的叫声，它们宛若从远天驶来的一队归帆，那亢奋不止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渔家号子，回荡在汪洋般湛蓝深邃的天幕上。啊，归雁，感谢你们这等辛勤，感谢你们这等恪守信誉，为沿途每处关山，卸下一个明媚的春天！

闲暇无事，我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走出村子，走向北山，去寻觅春之芳踪，去端赏春之风采，去领略春之柔情，去收获春之笑靥。

我信马由缰地在大山山坡上徜徉，环顾周围，每座山峰，每道长岭，每条溪流，每片山林，都与我素有交情，无不向我含笑致意。一只山雀也与我似曾相识，站在树枝上跟我热情寒暄，并邀我绕山看看，春光如此明媚，何不大大饱眼福呢。

我转悠了几个地方，觉得有些疲倦，便躺在野草初绿的阳坡上，沐浴着暖烘烘的春阳，眺望周遭那些起伏有致的峰峦，仰望天上纤巧舒展的云朵，不免心旷神怡。那紫蒙蒙蓝莹莹的阳气正从周围的地表悄无声息地袅袅升起，如同透明的水蒸气，尽染七彩阳光，呈现出奇妙细微的虹霓，又如数不胜数的彩蝶环绕着我翩翩起舞。我就像被裹在一个妙不可言的童话境界之中。时有小南风习习吹拂，仿佛潮汐般一波一波触摸着我的全身，又如一匹其大无比的绸缎在我身上不时地簌乎鼓荡。我恍若返老还童，依偎在母亲身边，一任母亲疼爱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全身心地体验着这份伟大的母爱。我摒弃红尘一切杂念，心灵净化，返璞归真，物我交融，幻化成一尊玄石，与大山密不可分。

春天果真如期而至，看啊，老姑子在枯草中尽露芳容，毛茸茸紫莹莹的，就像用玛瑙制作而成。蒲公英也向我报以微笑，脸庞金灿灿的，只是数量不多，寥若晨星。迎春花在青褐色的蓬乱的枝条上绽出一串串嫩黄色的花朵，那极为灿烂的花朵俨然用赤金打制而成的小喇叭，满怀激情吹奏出一支热烈奔放喜庆吉祥的迎春序曲。性急的映山红未等融尽残雪，就顶着绛紫色的花朵，仿佛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系着娇艳的纱巾攀援在峻峭嶙峋的后坡石崖上，一丛丛，一叠叠，开得这等热烈，酷似燃起熊熊的篝火，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镂进历史深处的峥嵘岁月。涩李花行将开放时呈豆绿色，如同翡翠箍满了枝条。芫荽花开得密密匝匝，不啻精工扎制的紫色花环。紫荆花一开一大片，绚丽而凝重，恍若扯下缕缕云霞。满涧

的野蔷薇也盎然怒放，那些密密匝匝的白色小花凑成一线缥缈迷茫的“天河”。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开着深蓝色的小花，在隔年枯草的反衬下，如蓝宝石一样惹人青睐。那些山茄子花、猫眼花、苦菜花以及叫不上名的野花都开得各具姿色，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就像一群身着盛装、手捧鲜花，向人祝福的小天使。再一端量，它们不成帮派，星罗棋布，寂寞无主，恰似迷了路的儿童，让人生发怜悯之情。

山下的果园正是蓓蕾初绽，一发不可收。那梨花纯洁无比，凝然不动，如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瑞雪，未到近前，令人恍若置身于数九隆冬，感觉到一阵甚是惬意的微寒。杏花则箍满枝头，开得一塌糊涂，初时粉红，后褪为白，浑身透露出一片雍容华贵的气韵。阳光透过花冠的缝隙，筛下一地带有馨香的光斑，稠酽的花之馥郁如胶似漆，萦绕其间，经久不散。我在树下伫立凝视，神游八极，不啻融入了一团旖旎的香云里！溪边的一株山桃花开得格外娇艳，惹人注目，莫不是端庄腼腆、情窦初开的西施在撩水浣纱？苹果花正含苞待放，海棠花已眉眼传情……

啊，在山燕子的呢喃声中，该绿的都披上了绿色的新装，该开花的全都绽开了笑脸，似乎是这长久的无聊冷漠，逼得它们迸发出全部的热情，扬眉吐气，容光焕发，合唱一曲回肠荡气、娓娓昂扬的生命赞歌！这赞歌给了我醍醐灌顶似的愉悦与惬意！

不管是山花还是果花，全都开得喜气洋洋，落落大方，恬静自得，富有诗意，不像那些时装模特，身着奇装异服，扭腰摆臀，挺胸耸乳，矫揉造作，故作媚态。与其相比，这些花儿，没有人为的雕镂镂刻的痕迹，全是大自然的美轮美奂的自发流露，可谓精神千种、仪态万方，委实是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的绝色佳丽！

这些花儿，构成了春之笑靥，向一切爱护大自然的生灵致以亲切的饱含善意的微笑，尤其给依赖于大自然而生存的人类以深深的启迪：人给大自然三分疼爱，慷慨的大自然定会给予人类十倍的馈赠！相反，如果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大自然，大自然定会在默默忍受中惩罚人类，那么今天就难以看到这等美不胜收、流连忘返的春之风景线了。

承蒙春之美意，一切生灵都在勃发生机，播种爱情，收获爱情，繁荣生活，美化生活。尤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愈来愈意识到保护大自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在采取措施保护大自然，维持生态平衡，使故乡春色更加迷人！

春之笑靥在我心潭里留下了无比清新、永世不灭的倒影，每每思之，宛若走进斑斓的鲜花之中，就觉得馨香扑鼻，心中骤然充满活力……

《诗经》中的野菜香

康勤修

阳春三月，万物萌发。灯下捧读案头那本早已泛黄的《诗经》，竟然有不少意外收获。我仿佛看见了古代那些白发老妪、黄髻小儿以及婀娜少女们，她们三三两两，或结伴成群，或挎着竹篮，采薇不止，劳作不止。顿时，一幅古朴宁静的春日画卷，一股暖洋洋的春风扑面而来。

《诗经》收录了不少与先人采摘、食用野菜相关的诗篇名句，如“参差荇菜，左右采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等。

据粗略统计，在《诗经》中，一共有43篇提及到25种可供人们食用的野菜。由此可见，采摘并食用野菜，并非自今始。

在《诗经》开卷第一篇《关雎》中，就反复吟咏“参差荇菜”。荇菜，水塘中常见，叶片形似睡莲，鲜黄色花朵挺出水面。其茎、叶柔嫩多汁，营养丰富，在古代是一道美食。如果你闭上眼睛冥思，仿佛看见几千年前，一位曼妙女子采摘荇菜的情景。这位古代女子采摘的荇菜，究竟是入厨做食还是熬煮汤药，已经无从知晓，但荇菜被人们赋予了美好的想象，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诗经》中的野菜穿越千年款款而来，仍能让人唇齿生香。“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薇，是嫩豌豆苗；“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卷耳又叫“苍耳”；“采采芣苢”，芣苢，就是车前草，小名车轱辘菜，也有人叫它猪耳朵菜；“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草也就是萱草，即黄花菜……这些生长在田间地头水泽的野菜，在《诗经》里是如此的端庄古雅，像极了素面朝天的不施粉黛的乡下女子，落落大方，淳朴美丽。

还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荠，就是荠菜，它不拘土壤，也不介意南北，在广袤的大地上随处生长，成为春天里人们喜欢品食的野菜，无论蘸酱生吃，还是做汤包馅，都让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蕨，就是人们熟知的蕨菜。蕨菜，无论是古时还是今日，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野菜，它生长在山间沟壑，碧绿缠绵，丰盛繁茂，被古人称为“吉祥菜”。蕨菜或烹炒，或凉拌，清脆爽口。可以说，《诗经》这部书，简直就是一座远古时代的野菜种植园。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里，这些生长在山野水泽的野菜们，曾经暖老温贫，为人充饥；曾经普度众

生，立下了不朽功勋。

过去人们喜食野菜，一为充饥填饱肚子，二为治病救人。相传，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时，除了找到了不少治病救人的药材之外，还从中筛选出了不少可供人们果腹的野菜。南北朝时期的宗懔在其所著的《荆楚岁时记》中，提及了当时盛行的“寒食挑菜”风俗。即在寒食节祭祖之际，人们会顺手采摘一些野菜食用。唐宋时期，野菜也经常出现在文人雅士的诗词中。比如在诗人白居易的诗中，就展现了野菜的勃勃生机：“暄和生野菜。”宋代辛弃疾则以荠菜花为载体，热情歌颂生命的坚韧：“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时至今日，每当春风轻轻掠过大地时，每一寸土地都仿佛被赋予了新生。那些生长在田间地头、山野河边的野草野菜，经过沉寂一冬的蓄势待发，在春日暖阳的召唤下肆意生长着，为人们的餐桌增添了别样的绿色无公害的新鲜菜蔬。无论是长在田间地头的野荠菜，还是蓬勃生长在海边的海蓬菜，无论是田间地头上的蒲公英，还是生长在山林野地的嫩苦菜，无不挑动着人们的味蕾。

如今在我们胶东半岛上，还生长着一种独特的珍馐野菜——山苣荬菜。一次我从烟台机场乘坐山航客机去外地旅游，午餐时间到了，乘务员给乘客提供的配餐中就有山苣荬菜包子。我想，能够在万米高空食用来自山野的野菜包子，实属幸运，那种满足感油然而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诗经》里记载的“薇”，就是人们俗称的野豌豆苗。记得从前姥姥活着的时候，她不止一次提起苦难岁月里，每当春天青黄不接的当口，人们常常去田间地头采摘一些野豌豆苗，回家洗净切碎煮菜糊充饥。现在人们的生活富足了，一些野菜在城里的菜市场 and 餐馆里被视为绿色时令菜，人们食用它早已不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尝鲜。这真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赐。

“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野菜是现代人的春天的清欢，它们从遥远的《诗经》里而来，是春天送给人们的惊喜，如今人们对于春鲜的兴趣，已不仅是对春日美食的喜爱，更是对整个春天的向往。